

澳華新文苑

第1244期(A)



藍花楸：紫霧燃盡的生命詩行

紫霧漫過悉尼的晨昏，
是打翻了天帝的釉瓶，
潑作滿城流動的星雲——
高處垂落穹頂的流蘇，
低處鋪展蒼陌的絨毯，
星子般漫過溪澗，漫過田埂。

纏上少年的衣襟，
輕輕一扯，就拽出滿心的疼——
像握不住的晨霧，
像留不下的流螢，
像指尖易碎的光，一碰就涼。

是春潮蓄藏了一整季的私語，
在仲夏的風裡，炸開滿樹朦朧。
每一朵都是淡紫的風鈴，
懸在碧枝末梢，揉碎細碎的清響，
薄瓣凝著晨露的微光，
素蕊窩著暗香的癡纏，
婀娜裹著素雅，嬌羞藏著奔放。

生命原是這般烈性的詩行：
默然登場，肆意綻放，
以紫霧為矛，攻陷整座城的心房；
却又以轉瞬的凋零，
寫盡繁華的虛妄，
把一場盛放，沒入煙雲。

風過，便是一場仙袂踟躕的花事，
紫雪紛飛，熾就半城朦朧；
足落，却碾成一痕啞寂的歡喙，
香魂委地，與泥土私語重逢。
才見她千嬌百媚綴滿枝頭，
轉瞬便撒手枝條，沉於泥土。

我俯身，指尖叩問泥土上的溫涼，
將殘英攏成小小的塚，
攢著零碎的光，也攢著未散的香。
原來黛玉葬的從不是花，
是生命燃盡的余溫，
是繁華落盡的悵惘，
是一場以盛放為名的奔赴，
一次以凋謝為終點的輪回。

如精靈偷牽少女的髮辮，

哲嘉

小談吳正詩集《異度驚醒》

筆者發表於2019-11-9/10
《澳洲新報》澳華新文苑版的
《閱讀吳正之〈山湖晚景〉小記》，
僅是對吳正詩集《異度驚醒》中的一首詩，
即作者在二十二歲時的青春佳作，淺談感想。
但始終對“那岸邊輕輕蕩漾的空舟啊，
//像是湖水無可表達的鬱情，
//一頭系在倒彎的樹幹上。”等詩句的隱喻
無法忘懷，筆者斗膽從所謂上帝視角，
更希望這艘輕輕蕩漾的空舟不空，
而是飽吸群山湖泊的精氣與靈動，
滿載希冀劃向踏實的彼岸。

夢//而客身不知在夢中；//身處異鄉盼月滿//
夢在異鄉纏古陽//而不知客身是夢，還是//
非夢時”，讀來是不是朗朗上口如詠歌《桃夭》？
貌似自嘲的寫法，道出身心無處著落的憂傷。
詩集選入的作品在優美哀婉與深邃有力的詞語中縱情
歌唱，有的喃喃細語，有的憤怒吶喊，讀者不自覺地詩意化
一個上海“小開”其實看似波瀾不驚的生涯，
揭示一個普通市民不普通的心路歷程，令人哀傷之極而
異度驚醒——在不同的維度重建人生。

民的愛情；我們的汗水裡//包含著他人的鹽分//
因為我們曾裸臥在//已被他人汗水浸潤過的大青石板上；
人民的痛苦//在這樣地交融//人民的歡樂//也在這樣傳染”。
整首詩，四小段，前三段用規整的排比句，
從生命所需呼吸到血汗，因為都包含他人即個人化成分，
以此層層推進人與人的關聯，個人和人民的關聯，
個人就是人民，因此第四段的順利成章：人民的痛苦和歡樂
就是個人的痛苦和歡樂。

這種圖解，未免膚淺。這本詩集收集的詩歌，其時間跨度之長，
內容之廣，內涵之深，幾乎囊括詩人進入天命之年之前
遭受的歲月磨難卻頑強自我救贖的最不舍的前半人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一年出生在上海某富家大戶的作者，
註定與一年以後的時局和環境格格不入。如果說童年不知愁，
但隨著讀書、掌握外語、學習音樂、鑒賞藝術品等等技能技巧
的累積，建立其上的思想意識與審美情趣，必然與現實社會生隙、
拉開越來越大的距離。在進入少年敏感叛逆期，昔日繁華富裕之
地的東上海，經歷制度替代和制約，昔日可敬可親的鄰居言行變
得荒誕怪異，後街清澈的小河渠污濁腐臭，時不時飄來腫脹的屍體，
人情世故扭曲，溫情讓位強迫，敏感好思的預備詩人變得孤僻、
多慮、自負、更失去自信，鬱鬱寡歡。自此進入成年，詩人開
啟自助、自立、自強的人生路，通過各種途徑，包括愛情，結
婚成家，從事不同工作，移居不同地方，接受不同社會架構和
制度，更是虔誠維護信仰，大量閱讀哲學、宗教、文學等等形
而上作品，全方位修正、鍛造自己，尋求自信，建立自信，安
度一生。

這部詩集共分三部分，我跳過《雲舒集》和《雲卷集》，
直接進入《般若卷》（般若：智慧。佛教用語。通過直覺的
洞察所獲得的先驗的智慧或最高的知識）。《山湖晚景》是
總共99首詩歌的第1首，謳歌的是詩人青春萌動的遐想：
“她願把那波映迭閃的柔順的身軀，委息於群山強健、寬闊
的懷穀間……”一個初長成的年輕小夥子對愛情對伴侶的渴
求，生活正揚起美麗的風帆，人生從此進入一個美妙的階段。
這是專屬於涉世未深的青年人純潔的愛情奢望。那個文革時
代，全國人民在進行思想文化的徹底改造和重塑，我在此時
成為高中生，結果連一首符合潮流的詩歌都寫不出，寫不好，
寫不完，而同個誓將無產階級專政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好形勢
中的上海小青年吳正，卻毫不違和寫出有關愛情的、絕對屬
於“小資”風格的反動詩歌。這種精神思想的開放，走在時
代之前的勇氣和才華，著實令人欽佩和讚賞。但是，顯然，
愛情最終沒能拯救詩人本身，反而加深詩人的愁緒，家庭建
立越久，本該有的安全感越來越少，詩人陷入憂鬱，轉而求
救於思辨，從家庭之外，在物質欲求之上尋找生命的意義。

這段小詩，說實在的，乍一讀，不那麼動人，但細讀，
細思極恐。詩人原意是要明確個體存在的意義，以便找到
自己的定位，結果，從呼吸到血與汗，個體與個體之間整
體所組合的人民，痛苦和歡樂都不可能分離，必須交融，
結為一體。

第59首《雨晨聽蕭邦》，完成時間是1989年5月12日。
這個時間段，對於世界現存的所有社會體制都極不尋常。
二十世紀上半時期風行並高奏凱歌的共產社會主義制度的
建立，即將在鼻祖、標杆級老大哥蘇維埃共和國的解體而
宣告失敗。一個沒有以流血犧牲幹仗、以和平變革的歷史
奇跡就要出現，而中國也面臨嚴峻的歷史選擇，前途未
蔔。詩人寫下了這首詩。蕭邦，波蘭著名音樂家、鋼琴
家，根據AI資訊，“蕭邦作品充滿浪漫主義情懷，歌頌歡
樂、溫柔、痛苦、憂鬱等各種情感，更有愛國主義的憤
慨激昂。”這首詩很契合蕭邦作品特質，試讀第三節：
“渾一色的天底下//千欲冷灰//萬年漂白//唯和聲綿
蕩//唯指尖醉//唯琴魂醒，醒成一種//漂泊者的悲愴：
//無規可循//無柱可倚//無巢可棲//無鄉可貴//而更
無時代//可屬一一”隱隱透出詩人對周遭局勢變更引發
血腥的擔憂，他預感命運將極不安寧。

《異度驚醒》詩集以現代新詩為主，語言風格自由而不
脫優雅，一些短小精幹的詩歌幾乎脫模於《詩經》，
比如第61首《夢中不知身是客》：“身泊異鄉稱作客//
魂飄異鄉喚作夢//而夢中不知身是客；//異鄉之身孤
為客//異鄉之魂淪為

作者在詩歌集著作跋《幾句贅言》，我不妨抄錄這段：
“這種被我等視若比生命更寶貴的作品，其實只是一種軌跡
的記錄，是一個從鏡面中映現出來的時代與你自己，是作
家在生命的征途上艱難跋涉時留下串串足印。”
《般若卷》99首詩歌就是作者以一身所有感官去體驗去
捕捉生命在各個階段的軌跡，從註定抹去的串串足印提
取生命精華，每一首詩歌是認知的每一寸攀升的刻痕，
更是思維每一步探索的刻度，不同年月的份量就藏在刻
痕中。

詩人天性悲憫，洞察力極強，卻因自幼良善而陷入悲
觀，“讓冷漠的目光明亮，//讓憂傷的心//更加憂傷”
（摘自布里斯班華裔詩人力夫《善良》）但是詩人並不妥
協，時時以柔弱之態行奮進之舉，不停質疑世界，將自己
拽出思想困局，絕不厭世。此處不通，另找出路。整本
詩集讀下來，筆者心靈受洗一般，不僅學習領略其詩歌
用詞之准、之簡、之妙、之絕，更為其內涵所震動。



山林近照

99首詩歌畫卷徐徐展開，其中有詩人將社會道德層
面的警示推向極致的佳作。第10首《交融》：“我們
的呼吸中//混合著他人的舒吐//因為大氣中早已飽和
了人民的情感；我們的血液中//散佈著他人的雪球//
因為飲水中早已溶解了人

吳正作品，無論詩歌、小說、散文、評論、譯作，其
思想性、藝術性、以及通常難以建立的系統性，都達到
極高水準。筆者只夠談些零碎小感受，拋磚引玉，願
更多讀者走入吳正作品殿堂，獲取更多美學與思辨與
善良的力量。（2025.11.30於悉尼）

山林

應悉尼華語作家協會邀請 影視改編研究學者陳持教授訪澳交流

應悉尼華語作家協會邀請，中國影視改編研究學者陳持教授近期訪澳交流。

陳持教授畢業於蘭州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接著在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讀碩士，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與台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導師是這個學科的開創者之一王晉民教授，最後在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取得廣播影視文學專業文學博士學位，導師為歐陽宏生教授，博士論文是《嚴歌苓影視劇編劇藝術研究》。陳持教

授工作經歷豐富，曾為廣東廣播電視臺廣東衛視導演及廣東台屬新媒體高管，現在中國一所本科高校陽光學院元宇宙與新媒體學院任教授，主要是研究華文文學的影視改編和跨媒介敘事。她認為，華文文學如嚴歌苓、桐華等人的作品就是大量改編為影視劇從而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力，推動了華文文學的傳播。

悉尼華語作家協會致力於團結華裔寫作者，推動華文文學創作、評論與跨界實踐，並通過文學工作坊、出版支援、公共講座及國際交流等形式，積極拓展華文文學在多元文化語境中的表達空間，而陳持教授作為華文文學影視改編與跨媒介敘事領域的資深專家，兼具創作、教學與研究的多維經驗，她訪澳交流，將為悉尼乃至澳洲華文文學的影視轉化與敘事創新提供思路，有力推動其國際傳播與影響力。

悉尼華語作家協會將為陳持教授安排和組織各種交流活動，其中有“華文文學與影視改編研討會”，於1月21日（星期三）下午3點至6點在St George Community Centre(32-36 Premier St, Kogarah NSW 2217, 靠近Kogarah火車站)舉行。此研討會向公眾開放，熱烈歡迎有興趣的各界人士光臨。



“華文文學與影視改編研討會”海報

悉尼詩詞協會 2026年1月文化論壇

主講題目：雜碎亂燉的人生與繁根草根的文創。

內容提要：人到回望之時，才知一生反復追問的，不過是：我是誰，我能做什麼。許多選擇並非出於意志，而是在命運的推移中逐漸顯形。人終究要靠自己，在承認局限之後，仍忠於內心。我更像一隻食草動物，不爭不奪，只善於安頓自身。順乎本性而活，便是天堂。現實難免違願，幸而與戲劇相遇，使我在他人的命運中，辨認自己的人生位置。

主講人：徐希嶠，高級教師，中國天津作家、美術家、電視藝術家協會會員，澳大利亞新州悉尼華語作家協會會員，澳洲多個書院藝術顧問。執筆創編的電影劇本《死證》由長影廠拍攝上映；參加編劇、執筆統籌修改的三十集電視劇《風雨麗人》獲國家飛天獎；執筆編劇的二十集電視劇《泡沫》由天津台拍攝上映。此外尚有影視劇本、小說、散文、評論作品等散發於多家報刊雜誌。

時間：2026年1月28日（週三）上午10時 - 12時。

地址：詩會活動中心（60 Prospect St Erskineville NSW 2043）。